

第四章
赛开花结果

为了完成那‘团结全人类于一个大家庭’的神圣任务，这赛下凡了，通过手足情谊的连系、确认和照亮每一个生命体内在的真性，来揭发整个宇宙所根基的圣灵和指导众人体认大家共有的、把每一个人系在一起的‘神圣继承物’，以便使人摆脱兽性而升至他的终极目标，神性。

—— 峇峇

舍沙玛拉祖(Seshama Raju)娶住在朱达巴(Cuddapah)县卡玛拉普罗姆(Kamalapuram)镇的巴苏玛尔提文卡达拉祖(Pasumarthi Venkata Raju)的妹妹为妻。他希望弟弟沙迪亚姆(Sathyam)能继续升学。于是，他把弟弟接来卡玛拉普罗姆，就读于当地的一间中学。但舍沙玛拉祖刚好在这个时候必须离开一段时间到其他地方去接受师资训练。

花山(Pushpagiri)的节庆

沙迪亚姆进入中学就读之后，适逢一年一度的节庆在附近一个神庙市镇，花山(Pushpagiri)镇举行。学校的体育老师为了给节庆提供一些服务而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团队。沙迪亚姆报名参加。他认为这是参与社会工作的一个大好机会。因钱不够，他不想随学校安排的团队一道去花山镇。于是他一个人步行到花山镇。他也没钱买吃的东西，所以一整天都没进食。他没向老师或同学透露这一点。他兴高采烈地参加团队的所有服务活动。如果有人问他吃过了没，他会伸出双手让人闻一闻。他的手有纯奶油的味道。朋友就相信他在亲戚家吃过了。童子军教练平均分配工作给团员，包括沙迪亚姆在内。沙迪亚姆体能不及他人，但也分到同样工作，诸如寻找迷失孩童，提供食水给与会者，照顾他们的医疗需要和急救等等服务工作。基于他的献身精神与勤勉态度，沙迪亚姆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一个好榜样。

在花山镇的节庆活动中，沙迪亚姆显然已成为童子军团队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而这童子军团队无疑就是今日‘斯里沙迪亚赛服务组’的先驱，为世人提供可靠及时的服务。

舍沙玛拉祖成功完成了师资训练课程之后，就被派往乌拉瓦昆达担任泰卢固(Telugu)文老师。身为老师，他向班上同学们讲解‘小基士拿’(Bala Krishna)和斯里罗摩(Sri Rama)孩提时爱玩爱闹的故事，然而，他却不了解自己家里的神化身所展示的‘游戏’(leelas)的意义。他和他父亲都误把这些‘游戏’视为妖怪和邪魔。舍沙玛拉祖认为如果他弟弟由他来管教，他一定很快地用鞭子把弟弟改造过来。可怜的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心情非常沉重，勉强答应爱儿到乌拉瓦昆达去受他哥哥管教。

“我是大家的仆人”

沙迪亚姆进入乌拉瓦昆达的中学第八年级(即中二)就读，寄居于兄长舍沙玛拉祖家。家里没有食水供应而必须到一英里外的一口井去打水。为了每日的需要，沙迪亚姆(Sathyam)每天必须打两次水，早晚各一次而每次必须跑两趟。每一次必须用一支竹棒扛两大桶的水于肩上。邻居不久发觉沙迪亚姆个性谦恭且温顺，于是他们也拜托他代为提水而那少年也很乐意为他们服务。

在假期时，沙迪亚姆回到布达峇地(Puttaparthi)。依斯瓦罗姆玛为儿子准备油浴。当她着手给儿子涂油在身上时，她发现他肩上长了茧皮，皮肤也洒黑了。他试图避开母亲关切地追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就以不在乎的微笑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我扛取食水的关系。”母亲泪水盈眶地问他为什么要由他来提水。沙迪亚姆答说，“他们怎么能喝带有咸味的水？除此之外，母亲，我不是只为了服务人群而降临世间吗？”这回答令哀伤的母亲感到欣慰。

在新德里(New Delhi)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女士，名叫安妮玛丽玛尔瓦哈(Anne Marie Marwaha)，她很有福气，得尝薄伽梵(Bhagavan)的爱甘露。在她的一次造访布达峇地中，她问，“斯瓦米，您的化身的真实本质是什么？请开示。”薄伽梵温柔地回答，“我该怎么说呢？总的一句话，我是大家的仆人。”这回答简直是晴天霹雳。出自一种同情的痛苦，她不禁哭泣起来。她哭着说，“您为什么这么说，峇峇？”斯瓦米解释，“好孩子，这是事实啊！每一个人给我工作做。凡为大家工作的人不就是大家的仆人吗？”

薄伽梵的言行，不论是孩提时或在今天，都是贯彻始终，完全一致的。在孩提时，斯瓦米就为家人或他人取水饮用，甚至直到今天已长大成人，他还是为人提取新鲜、有益而纯净的食水。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劳力被‘斯里沙迪亚赛食水工程’(Sri Sathya Sai Drinking Water Project)所取代了。以前，邻居请求他，“巴布(Babu 好孩子)，也为我们取些食水，好吗？”今天，邻县的老百姓向他祈求，“峇峇，请您也提供我们一些食水，好吗？”薄伽梵带着无限的爱和关切回答，“一定，一定。”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只听说过布达峇地这个地方但却不知道它在何处。他们必须向人问路才能来到布达峇地。在痛苦时，他们不畏路途艰辛去找他们的神圣母亲，峇峇，以求援助，而果真，仁慈的母亲回应了，“我可怜的孩子已来了，祈求的仅是一口水而不是一大餐！”薄伽梵慈母心的保证自然地流露出来，“当然，当然。”这不是一个母亲的声音而是千万个母亲的声音。的确，这是千万个母亲的爱呀！

整个国家或政府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斯瓦米却独自完成了。得益者都是祂自己的孩子。为了他们的福祉，祂在食水工程已投下了并且还在投下数以百亿计的卢比。老百姓感激不已，但这爱的巨大债务能清还吗？

‘斯里沙迪亚赛食水工程’至今竣工的已含盖十一个市镇及七百五十个乡村。它被视为世界的一大神奇工程，铺设二千五百公里长的水管输送食水给安特拉邦(Andhra Pradesh)的罗雅拉西玛(Rayala Seema)地区约

一百万居民。我们可以从每一米长的输送管中一窥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赐予大家的如甘露一般的爱。

言行一致吗？

在乌拉瓦昆达求学时，沙迪亚姆得到鼓励和灵感来撰写有关人类价值的一个短篇剧本。这剧本的标题是“言行一致吗？”那么久的剧本了，其细节至今仍甚炽热。

剧本的第一场是由一位女士为一群妇女们朗诵和讲解《斯里摩诃薄伽梵》(Sri Maha Bhagavath)里的诗篇拉开序幕。在讲解过程中，她劝听众不可浪费精神与精力于体能无碍的乞丐和懒人，只要帮助那些老弱残障者就可以了。散会后，有一个瞎子走向她，要求帮助。她大发脾气，把他赶走。一会儿之后，有一个满身穿戴着耀眼的种种标记的表演者 (Haridas)，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进来，请求施舍。他以弦琴伴奏他的歌声。那女士给他一些饭和钱并向他鞠躬，寻求他的祝福。

她的儿子，基士拿，亲眼目睹一切。他感到困扰并问她，“母亲，您在讲道中是怎么教导您的朋友的而您刚才所做又是什么呢？”她勃然大怒，向他咆哮，“闭嘴！有谁会做他所说的？”

第二场描述的是同样的孩子在他父亲的办公室内，与父亲在一起时的一些故事情节。他的父亲赞扬教育的好处并认为一个人应该克服种种障碍以取得良好的教育。这时，站在外面的一个贫穷孩子从敞开的窗外无意中听到这深具激励性的讲话，于是便走进来并说，“先生，感谢像你这样高尚的人士给予我们金钱上的资助。我想方设法筹钱来支付我的学费，但我现在还缺少一个卢比缴交这个月的学费。请你慷慨解囊，助我一臂之力。”那位先生回答说，他现在身上没钱并且打开钱包以证明里面没钱。等到那失望的孩子离开后，一些同事突然找他，要求他赞助一个欢迎会，欢迎一个新上任的官员。他还告诉他们这样的欢迎会要办得体面些，茶点更不可少，于是立即损献廿卢比。

他的儿子基士拿见证了这一切于是就问他的父亲，“父亲，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并说穷不能穷教育但那个穷孩子为了教育来向你求取一个卢比，你让他失望而归。另一方面，你却愿意损出廿卢比来资助一个奢侈的欢迎会。为什么？”那位先生面带愠色，转向他的儿子说，“有谁是言行一致的？你闭嘴！上学去吧！”

第三场，基士拿坐在课室内。他的老师惊慌地走进课室。他告诉全班同学，“视学官今天要到学校来视察。我们到目前为止已学完廿三课但如果视学官问起，你们就告诉他，我们已读完卅二课。我现在就教你们第卅二课。当视学官进来时，我会在他面前重新再讲一遍，就好像我是第一次讲这个课一样。我现在问的问题也会在视学官面前再问一次，这样，你们就可以答得正确而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基士拿稍后单独会见老师。他问老师，“老师，你今天教我们有关沙迪亚诃利旃陀罗(Sathya Harichandra)的新的一课，他是个坚持‘真’(Sathya 真理)的人，而不论后果如何，他绝不撒谎。你教导我们要向这样的一个人看齐，但你却要我们撒谎。这对吗？”老师顿时七窍生烟并教训他说，“有人言行一致的吗？”

在第四场和最后一场里，基士拿把书本抛掷一边并且拒绝上课。父母亲说服不了他，于是请他的老师来，看看能否有些效用。当父母和老师在场时，孩子说，“当然，你们教了我一些好东西，但你们并不允许我把从你们那儿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行。你们所教的东西有用吗？我不要学了。”长者们为之愕然，但却看到要点。他们变得温和并且深感惭愧。

这就是沙迪亚姆在十二岁那年撰写的剧本内容。在演出时，他也曾扮演过基士拿的角色。他通过那角色向世界传达‘伪善应该避免言行必须一致’的信息。从那一天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劝导世人，“坐而言是不够的，你务必起而行，言行一致。”这毫不含糊的信息响彻整个世界并指引每一个求道者(Sadhaka)步向灵性高峰。

当沙迪亚姆在乌拉瓦昆达求学时，镇上住有一个穷苦的穆斯林，靠驾驶马车糊口。一天，他的马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于是，他求助于沙迪亚姆。沙迪亚姆就带他到离开市镇约一英里半的树林去找。在那，他果然看到他的马在吃草。自此以后，镇上的穆斯林对沙迪亚姆起了敬爱之心；沙迪亚姆的超凡能力也不胫而走，传遍遐迩。

比这更久远些，舍尔地赛峇峇(Shirdi Sai Baba)也展示了同样的奇迹。当时，在奥朗卡拔县(Aurangabad)的杜伯达(Dhoopkheda)村住有一个生活颇富裕的穆斯林，名叫詹白巴迪尔(Chand Bhai Patil)，他失去了一只雌马。到处寻找都找不到，他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脚步，背着沉重的马鞍回家。舍尔地赛峇峇看到他，同情他的遭遇和沮丧，于是指引他沿着附近的路径去寻找。巴提尔就照他的话去做，终于在那儿找到了他的马。他既感惊讶又感欣喜。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则类似事件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什么？马和雌马代表人的心念而心念总是不稳定的。一个理解心念本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 Chitha Chor (译注：Chitha 心 Chor 窃据者。即偷心者，指基士拿)。梵文的 Ashwa 就是马，意谓一个一直在动的人。我们一般上都认为 Ashwa 是马，但这是从广义来看的。一匹马总是动个不停，每一瞬间都在摆动它的脚，尾巴或耳朵。因此，‘Ashwa’即代表不稳定的德性，一直处于困扰和不安的情境。梵文的‘Ashwa Medha’(马祭)意谓“献上你不稳定的心念给神。”梵文的‘Ashwaththa’(印度的菩提树)指的也是一棵永远在动的树。即便很小的风，它的叶子也动个不停。人的心念亦如是，飘忽不定，不论是在睡梦中抑或醒着的时候。

峇峇说马祭(Ashwa Medha)并不是指要把动物活生生地宰杀，作为牺牲，供奉神明；其真正意义是，我们应该牺牲我们的兽性，将之供奉给神。

当沙迪亚姆在乌拉瓦昆达求学时，学校校长安排了一个筹款节目来为学校筹募基金。当时的一个著名舞蹈家，丽施艳德拉玛尼(Rishyendra-mani)应邀参加演出。传单已印妥并分发各地。然而，由于某种事故，她不能依约前来。勒斯米巴提(Lakshmipathi)校长甚感焦虑和紧张。沙迪亚姆去找他并告诉他不必担心，他能代替丽施艳德拉玛尼的演出。那使到丽施艳德拉玛尼成名而令人赞叹的表演项目肯定难度很高，岂是一般人所能仿效得来。通常她会放置一个瓶子在头上，瓶上再放一个盘子而盘内点燃一些油灯，然后才开始翩翩起舞。在舞蹈进行中，她会用嘴唇捡起地上的手帕。沙迪亚姆则提供一种难度更高，更让人惊叹的动作。“校长，她以唇捡起的仅是手帕，”他说，“我将用我的眼睫毛捡起一支针。但请您宣布表演这项目的是艺术家丽施艳德拉玛尼她本人。”

几年后，斯瓦米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必须穿上一件又宽又大的莎莉(Saree 印度女装)。主办者要我戴上女士们戴的辫子。你知道的，在舞时，它会左右摆动，于是，他们把它做得又厚又长。他们又怕在我舞蹈时它会掉下来，于是就紧紧地把它绑在一起。我的脚踝也缀以一串串的铃。化装完毕，他们用一部老爷车把我从化装处送到表演地点。为一睹丽施艳德拉玛尼的表演，排队购票者甚众。

“当乐器开始演奏时，我轻轻动一动我脚踝上的铃，使它们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观众们一时为之心醉神迷，陷入狂欢之中。校长把瓶子放在我头上，另一位老师小心翼翼地把盘子置于其上，然后点燃油灯。为什么他们要公开地这么做呢？只是要让观众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件一件放上去的，没有绑紧，没有欺诈。

“乐器正为我的舞蹈奏乐。我在舞台上旋转着。就在起舞时，我突然弯下身子以眼皮夹起放在地上的一支针。顿时，掌声四起，欢声雷动。这时区域行政长官，一个英国人上台来授与我一个奖章。他的名字是

何氏礼(Horsley)。在授与奖章前，他要触抚我。我拒绝。他说，‘我只是像你的一个兄弟。我要把这奖章挂在你的脖子上。’我回答，‘我就如您的姐妹，就请您放在我的手上吧！’校长从舞台的侧面给我打个信号，意思是要我接受他的要求，因为他是行政长官。但由于我是以丽施艳德拉玛尼的身份站在舞台上，我不得不拒绝男人碰我。观众这时正发出掌声和闹声，要求行政长官交上奖章，回到座位。他把奖章交到我手上后，失望地回到座位。

“那时，朱达巴(Cuddapah)县的县委主席是罗摩苏巴玛女士(Smt. Rama Subbamma)。她在第二天到学校来。‘就是有丽施艳德拉玛尼的演出，’她说，‘学校才能筹到那么多款额作为建校基金。我们买了一件名贵的莎莉，要送给她以表感激之情，敬重之意。’她敬请丽施艳德拉玛尼到舞台上来。丽施艳德拉玛尼从哪儿来呢？当观众热烈地等候着那伟大的舞蹈家出现时，我正走了出来。我身穿短裤。警卫阻止我。那时，校长不得不介入并告诉他说，‘昨天的丽施艳德拉玛尼确实是这个孩子。让他进来。’在场的每一个人看到了我，无不感到困惑。罗摩苏巴玛女士抱我起来，亲我并说，‘我的好孩子，你年纪那么小就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荣耀。我为你感到骄傲，为国家出了像你这样的人才感到骄傲。’她对我称赞不已。从此以后，她对斯瓦米展示了伟大的爱。不论她到哪儿，她都把斯瓦米的荣耀的故事挂在嘴边。这就是斯瓦米在乌拉瓦昆达的中学表演舞蹈的情况。”

整个宇宙就是无上存有（神）的一个舞台。从那一天开始，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就一直采取无数的形相和方式来彰显祂自己并且以祂优美的音乐和神圣的舞蹈令到整个世界心驰神往。

蝎子的一螫

1940年3月8日那一天，一个重大事件在乌拉瓦昆达发生，沙迪亚姆(Sathyam)被一只大蝎子螫了。他的身体失去知觉。他陷入昏迷状态。

消息如野火一般地燃烧出去并因此而扰乱了很多人的心。在那地方，蝎子的刺螫往往是致命的。沙迪亚姆看了医生，打了针，吃了药，但却无起色。两天后他才稍微好一些，可以起床和走动。然而，他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好像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圣灵火花突然活跃起来并且开始发光一样。神的光辉只有在最黑暗的时刻才显露出来。舍尔地之主正要通过这孩子作为媒介来突然释放、揭开和展示祂自己灵力的绝妙部份。沙迪亚姆经常沉缅于他自己的思维之中；他朗诵梵文诗颂(Sanskrit Slokas)，赞唱圣歌和提供灵性讲道。他的行为怪异且不可思议。舍沙玛拉祖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担心和困扰。

数年后，有人在峇峇面前致辞。他说，“斯瓦米被蝎子一螫之后，他才开始获得灵力。”峇峇在他致辞之后也致辞。他说，“在我之前的致辞者说斯瓦米被蝎子螫了之后才获得灵力。那就让他被一百只蝎子螫吧！看看这能否带给他灵力。”无疑，经过蝎子一螫的这个事件仅是斯瓦米生活中的一个转捩点。它不可能是他神力的来源或起因；它仅标志着他的意愿(Sankalpam)的一个台阶以揭开他神性的面纱而已。

知识的授与者

让我们回到乌拉瓦昆达去，一天沙迪亚姆似乎完全沉浸于他自己的思绪中。突然间，他说，“那罗衍那萨斯特里(Narayana Sastry)在隔壁朗诵《斯里摩诃薄伽梵》诗章但他的解说有诸多谬误。去叫他来。”一些人跑去叫他来见沙迪亚姆。萨斯特里高傲地说，“啊！他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他在找我的谬误吗？他懂什么？”他不想来见沙迪亚姆。然而沙迪亚姆却坚持他来。这时，有一些调停人就说服那老学究来见沙迪亚姆。那孩子向老学究解释一些谬误也问老学究有关往世书(Puranas)的一些问题。满腹经纶的萨斯特里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接受沙迪亚姆的指正。对孩子的才华和博学，萨斯特里惊叹不已并向他作五体投地的顶礼。

即便现在，薄伽梵偶尔也发现，求道的学者们所追求的也仅是精读经书、圣典和真言而已。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他们渊博学问的学术讲解上。但在他们专心于学问的同时，他们失于体认，他们本来想借学问来体认的无上灵体（即神）也就是他们求知的目标，而这无上灵体现在正以人的形相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强烈追求学问的尺度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近在咫尺，有血有肉的‘终极真体’的化身。把眼光放得太远却忽视了眼前的东西。薄伽梵赐予悟性给这样的人而这悟性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在这一点上，它使我们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件；这事件揭露了薄伽梵对经典的渊博知识。几年前，在杜舍赫拉 (Dussehra) 节庆中，为了执行一个火祭(Yajna)，煞费苦心做了特别的安排和布置而一个别出心裁的神坛也已建立。吠陀经和其他经典的杰出学者们云集于此，出席盛典。在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对峇峇的神性仍存有怀疑，尚未培育起对峇峇真诚的爱和虔敬。可能就是因为那漫不经心和不敬的态度，一个过失产生了。其中一个学者，正在朗诵一则神圣的真言(Mantra)，并且在发音上有误。他不立即予以更正反而觉得也许没有人会觉察到他所犯的错误。薄伽梵转向他，认真地看着他一阵子然后严肃地说，“萨斯特里(Sastry)，认真地再朗诵一次吧。”那学者就像受到痛击一般，颤抖不已。然后斯瓦米开始朗诵那则真言，字正腔圆无误，抑扬顿挫分明。在场的学者无不感到惊讶，随后跟着以正确的音调一齐朗诵。

容忍

沙迪亚姆声名大噪，远近的人开始涌入乌拉瓦昆达 (Uravakonda) 来一睹这神奇孩子的丰采。坏话也跟着来了。有的说他是某种魔力的牺牲者；有的说他被一个幽灵附身；有的说他被一个魔鬼控制；而除了巫师所施展的魔力外，没有人能治愈他了，心情烦乱的舍沙玛拉祖(Seshama Raju)请来了一个女神萨克蒂的膜拜者，看看是否有所帮助。沙迪亚姆惩戒他说，“你每天都在膜拜我，每天都向我祈福。你还敢来为我治疗

？虔诚地跪拜在我足前，顶礼之后，像一个乖孩子一般地离开吧！”那可怜的傢伙怕得神不附体，向沙迪亚姆顶礼之后匆匆离去。

沙迪亚姆父母把他从乌拉瓦昆达接回布达峇地也带他去看白拉里(Bellary)和达摩瓦罗姆(Dharmavaram)的名医。没人能解决他的问题。沙迪亚姆时不时会突然大声吼叫，“瞧！天使(Devathas)来了。供奉圣火(Aarathi 点燃灯和樟脑作为献身的标志)吧！”这样的话令到家人感到困惑和苦恼。他们听说有一个很有名气的驱魔法师住在卡迪里(Kadiri)镇附近。他能驱除最顽强和最棘手的邪灵。伯达文卡玛拉祖(Peda Venkama Raju)决定带沙迪亚姆去找他看看。于是他与两个女儿，儿子舍沙玛拉祖及沙迪亚姆乘坐一辆牛车前往。驱魔法师样貌狰狞，眼睛凶暴。他使这十四岁的孩子受尽粗暴和残酷的肉体折磨；他剃光被害者的头发，用刀片割开头皮，有好几处之多，血流如注，然后，灌入柠檬汁和洋葱汁；他又将膏药往孩子眼睛里擦，造成不可忍受的火辣刺痛。他还倒入一百零一壶的水于沾满血的火热的头上。沙迪亚姆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和容忍的精神默默地承受这种非人道的折磨。这种非人道的折磨也震惊了他可怜和无助的家人。家人感到心寒和自责。驱魔师看到沙迪亚姆态度自若，他益发凶狠，因为他认为附在沙迪亚姆身上的邪灵还是顽强不屈。在不能忍受这种精神痛苦的情况下，家人要求驱魔师让孩子休息一段时间。他们要求只要孩子有些许好转，他们就立即带他回家作进一步的治疗。沙迪亚姆于是脱离魔掌。

很多年后，一个艺术表演家(Haridas 藉歌声、舞蹈、表演和音乐来呈现神的故事和圣者的生活的技艺师)正在峇峇面前演出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的生活故事。当他演到斯瓦米在残酷者魔掌中受到肉体折磨的情节时，斯瓦米插进来说，“那些故事情节悲惨得连听都听不下去了。跳过吧！邦格鲁(Bangaru，意为黄金)！”过后不久，斯里卡斯杜里(Sri Kasturi)问，“斯瓦米，您认为那些悲惨情境连听都受不了，那您当时为什么同意这种非人道的治疗？”薄伽梵赛的回答非常有启迪性也很扼要简明，他解释，“不论这肉身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它影响不了我。

我超越任何种类的快乐和痛苦。我要把我在这方面的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我才耐心地、容忍地承受那些折磨。我自愿承受那惩罚，因为我的受苦会唤醒和说服人们相信我的灵性。人们会因此而信靠我，对我有信心而踏上领受神恩的康庄大道。

在本奴昆达(Penugonda)镇，有一个律师，名叫基士拿马查友鲁(Krishnamacharyulu)。他到布达峇地来见沙迪亚姆并作结论说沙迪亚姆的情况比他想像的还糟糕。他劝沙迪亚姆的大哥带他到庙城卡迪卡查拉姆(Ghatikachalam)去。他觉得那儿的进驻神明，主那罗欣哈斯瓦米(Narasimha Swami，主斯里摩诃毗湿奴的人狮化身)，非常灵验。如获得他的达瞻(Darshan 现身，显灵)，沙迪亚姆必痊愈。听到律师的话后，沙迪亚姆笑着问他，“先生，我就是卡迪卡查拉姆的进驻神明。你不是劝我应该接受我自己的达瞻吧？”

我是赛峇峇

1940年5月23日，沙迪亚姆正坐在布达峇地他家前面的门廊，变现蔗糖和花卉给大家。那是一个欢闹的景象！有一些人去找伯达文卡玛拉祖，邀请他来观赏这美妙的情景。可怜的父亲一看，认为那是他儿子搞的卑劣的诈术和可恶的戏法，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捡起一根棒子向沙迪亚姆走去并追问，“你是谁？告诉我，你是神灵还是邪灵？”沙迪亚姆看着父亲，非常沉着、冷静而坚定地说，“我是赛峇峇！我是来救渡你们所有人的，与‘Aapasthamba Soothra’（译注：Aapasthamba 阿帕斯坦巴，经书作者，Soothra 经书）和‘Bharadwajasa Gothra’（译注：Bharadwaja 跋勒瓦贾，七仙之一，Gothra 家系、家族、氏族）没有两样。你们都受到恐惧的重击，精神得不到安宁、平静。你的先人，文卡阿瓦杜达(Venka Avadhootha)祈求我诞生于你的家族。为回应他的祈求，我来到世间。”伯达文卡玛拉祖听了，为之愕然，手上的棒滑落地上也不自知。

为什么他的父亲伯达文卡玛拉祖突然怔住而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他一听到先人阿瓦杜达(Avadhootha)的名字而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文卡阿瓦杜达经常到伯达文卡玛拉祖的父亲昆达玛拉祖 (Kondama Raju)家作客。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他是平和与福乐的化身；他穿的衣服已很破旧，几乎要成为碎片，但他却置之不理。如果他把手掌放在任何人头上，那人即会得到特妙的灵性感受。没有人知道他住在何处，何时驾临而往何处去。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舍离者(Sanyasi)；他如天上的云朵，河中的木块，来去无踪。这样的一个人放弃我执，达到最高境界的得道高人，就是阿瓦杜达。根据那些熟悉知识的精妙领域之饱学之士的评论，文卡阿瓦杜达就是照顾过小时候的舍尔地赛(Shirdi Sai)的文古萨(Venkusa)。阿瓦杜达经常与昆达玛拉祖谈论灵性上的事宜。

一天，他俩坐在香蕉园里谈话，突然间，文卡阿瓦杜达静了下来，昆达玛拉祖追问原因。他回答，“昆达玛拉祖，母亲大地正在哭泣。你听到她的哭泣吗？”昆达玛拉祖怀疑地瞪着。文卡阿瓦杜达继续说，“很快地神就会化身降世！你注定会见证那神化身！”这句话，他重覆了好几次。他叫昆达玛拉祖把手放在他自己的手上然后断言他打从心里相信这特别的预报绝对真实。过了不久，文卡阿瓦杜达离开了他的肉身。

现在伯达文卡玛拉祖听到他儿子提到这伟大先辈的神圣名字，顿时，使他记起那高人与他家人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记起神化身下凡的难以置信的预报。当所发生的事情细节传到年迈的昆达玛拉祖耳里时，他热泪盈眶，喜极而泣。但那时，还是存有一个小小的解不开的结，在场听到沙迪亚姆宣称自己是谁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赛峇峇是谁。谁是他？

伯达文卡玛拉祖听说一个政府官员已被调来本奴昆达(Penugonda)任职而他每天都膜拜一个名叫赛峇峇的行者。于是，有一天伯达文卡玛拉祖就带儿子去见他。那绅士一见到孩子便宣称孩子头脑有问题，必须就医。沙迪亚姆听他这么劝告就对他说道，“谁的头脑有问题，你的还是我的？你每天膜拜的赛，现在正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但你却认不出他，因为你没有脑袋。”他叫那绅士握着他的手然后把手挥一挥变现出一大堆圣灰(Vibhuthi)，倒在绅士的手中也洒在那心有余悸的绅士的家中。

有一个星期四，一群人围绕着沙迪亚姆，其中一人要‘他’证明‘他’就是赛峇峇。沙迪亚姆反问他，是否他需要这样的证明。然后，‘他’要了一些茉莉花，把手上的茉莉花向地上一洒。茉莉花立即排成‘赛峇峇’的泰卢固文字样。人人都看呆了，疑惑也因此冰释了。

大通告

那是1940年10月20日星期一。沙迪亚姆重回乌拉瓦昆达继续他中断的学业。在上学途中，突然他转回头，回家去，把书包一扔并高喊，“我不再属于你。虚妄(Maya)已离我而去。我的信徒正热切地呼唤着我。”她嫂嫂听到这么大的喊叫，从厨房窗口望出去，她看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环环绕着沙迪亚姆的头。“我要离开了”，他告诉她，“我到此来的任务必须开始了。”当他说完这些话时，他哥哥舍沙玛拉祖和邻居那罗衍那萨斯特里(Narayana Sastry)也来到现场。看到沙迪亚姆头上辉煌的光环，萨斯特里跪拜在沙迪亚姆足前。舍沙玛拉祖则发呆地站在那儿，不说话，一动也不动。

带着辉煌的光冠，沙迪亚姆步行到附近的一个大花园，这花园是属于一个名叫安贾尼由鲁(Anjaneyulu)的消费税检查官的。他坐在花园里的一个圆石上，有几个热心的信徒坐在他周围。沙迪亚姆开始唱一首峇赞(Bhajan)，那是第一首峇赞，是全世界现在都在唱的那么多首峇赞的其中一首。

“Manasa Bhajare Guru Charanam ,
Dusthara Bhava Sagara Tharanam”

首先，要知道你正处于‘人生苦海’(Bhava Sagara)之中；其次，要立志横越之(Tharanam)；再其次，选定你心仪的一个导师(Guru)或神的任何名和相。然后靠着他的荣耀，赞唱圣歌(Bhajan 峇赞)，但必须全心全意地唱，全心全意地歌颂导师的莲花足；这会渡你越过生死轮回的苦海。

信徒们跟着沙迪亚姆唱，唱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有的点燃香支，有的为沙迪亚姆戴上花环。有一个摄影师也来了，为他拍一些照片，一个小石头刚好出现在镜头中间，沙迪亚姆的前面，摄影师想把小石头移开。沙迪亚姆说，“就让它在那儿，快拍吧！”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小石头竟然变成舍尔地赛峇峇，大家无不感到惊讶。

古代专著论及薄伽梵沙迪亚赛峇峇

萨斯特里博士(Dr E.V.V.Sastry)，印度占星术研究协会的研究员，研读了一些有关纳迪(Nadi，译注：灵体中枢或管道)专著，是几千年前由许多圣者撰写的，并发现其中论及薄伽梵沙迪亚赛峇峇的绝妙文献可真不少。于是他发表了一些专论；兹将其专论之摘要转录于下。

« 阿加斯迪亚纳迪(Agasthya Nadi)说，“沙迪亚赛峇峇能治百病且立即见效。仅凭一念，他就能赐予健康。他设立多所学校也出版许多有关灵性的书籍。他在人性中培育起灵性。为了宏扬‘法’(Dharma)和复兴‘法’，他给自己的使命制定主要的程序。他的前世是舍尔地赛峇峇(Shirdi Sai Baba)。他将是善良和悲悯的化身。他是宇宙之父。他将是慈悲的神化身(Avathar)，导师，众生之护佑者以及世界之父。

« 佛陀纳迪(Budha Nadi)记述，“峇峇将永远浸濡于至福(Anandam)之中。”

« 苏克拉纳迪(Shukra Nadi)说，“他的住所被称为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hi Nilayam)。他会藉着强调和宏扬真理(Sathya)、正义(Dharma)、平和(Santhi)与爱(Prema)来树立和扩大和平于整个世界。他乐于服务人群。他拥有一切威力和灵力(Siddhis)。前世的舍尔地居民(Shirdi-vasi)就是一个神圣性向的人物。他是‘心想事成’(Sankalpa-siddha 译注：sankalpa 意愿 siddha 究竟，完成)者…他处于‘无分别三摩地’境界(Nirkalpa Samadhi)…他是神化身。他从服务人群中获得极大的喜悦。”

« 斯里秦那杜莱(Sri Chinnadurai)向梵纳迪(Brahma Nadi)讨教并发现有不少论及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的文献。“在他的生命中，星期四将是圣洁的日子。在那期间他会像人一样地生活和行动，以致引起‘他仅是住在布达峇地的一个普通人’的错觉。他将取名那罗衍那(Narayana)。他将是湿婆—萨克蒂(Siva-Shakti)的化身，也是舍尔地赛的转世。他将诞生于吉特拉瓦底河畔的一个宁静的环境。他将是无上平静的化身。”

« 在巴拉尼(Palani)的苏巴拉曼尼亚斯瓦米(Subrahmanya Swami)寺庙内保存的纳迪(Nadi)专著中这么写道，“在被泰米尔邦(Tamil)、喀拉拉邦(Kerala)和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环绕的安特拉(Andhra)地区，地处吉特拉瓦底河两岸，神化身将会在那儿诞生。他的名字叫沙迪亚那罗衍那(Sathya Narayana)。他是一个伟大的瑜珈师，无上的瑜珈师。他从不入睡。

« 在大仙巴拉萨拉(Parasara)所著的《莲花往世书》(Padma Puran)中，这么写道，“在一个叫‘峇地’(Parthi)的村子里，一个叫沙迪亚姆(Sathyam)的人将诞生在那儿。他身高五尺三寸。他像一块磁铁，能把整个世界吸引过来。”峇峇亲口告诉信众，《莲花往世书》(Padma Puran)被一个叫威尔逊(Wilson)的英国人转译成英文。峇峇也说《阇弥尼婆罗多》(Jaimini Bharatham)的完整抄本，内含清楚论及沙迪亚赛的部份，正为一些高人所保存。

« 在《毗湿奴往世书》(Vishnu Puran)里，有这样的描述，他将展示超凡的力量以建立真理的新纪元。他的父母将是主毗湿奴的信徒，并居住在一个膜拜牧尊斯里基士拿(Sri Krishna)的村庄里。

« 斯里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是一个伟大的瑜珈师(Maha Yogi)和一个伟大的仙人(Maharshi)。他于1923年至1926年间在坐落于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精舍内专心于灵性修习(Sadhana)。他祈求神的降临以提升人类的灵性。在1926年11月24日，他从三摩地(Samadhi)中返回现

实中来并宣称，“昨天，神化身降临了。他会以其无边法力引领世人朝向崇高的目标迈进。他会点燃灵性之灯于每一颗心之内。他神圣的声音会在全人类的耳边响起。”明显地，大仙奥罗宾多(Maharshi Aurobindo)所说的神化身指的就只是斯里沙迪亚赛而已。

« 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的讲道在他逝世后七个世纪出版，一共廿五卷。这一部廿五集的讲道取名为‘光之海洋’。借以确认即将降临的世界导师的一些代表性的特别专著在第十三集的‘伟大导师’(Mehedi Moud 阿拉伯语)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他将乘愿而来。它们是：“他的头发浓密，前额宽大，脸颊有一个胎记。他的脸永远刮得干干净净，不留胡须。他只有两件衣服，衣服是火红的颜色。他的脸的颜色，有时呈黄铜色，有时呈金黄色，有时呈褐色而有时则像柔和的月光。他的身材娇小；他的脚纤细，有如少女的一般。打从出世，他的脑袋都装满知识也装满世界所有宗教和教诲的完整资料。凡你向神祈求的，他都可以赐予。世上一切财富都在他足下。他会走向他的信众，在信众中走动并且用手触抚信众的头。凡把目光投向他的人都会体验到无上的至福。他会住在山坡上。他会活到九十五岁。他会灌注世界以平和与安宁。这世界之主会从他自己的肉身和口中变现出他自己的标记之物…”如此这般，总共有廿七种论述，清楚地、无误地适用于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身上。

« 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 译注：法国占星术士，预言家，医学家，1503-1566)十六世纪法国的未来学家，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世纪’。在书中他写道，“未来世界统治者将在亚洲出现…水的三重性(译注：三面是海)将诞生他。他认为星期四是圣洁的日子。世上所有国家都会因为他无边的智慧和力量而感到惊叹且崇拜他。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前来荣耀他。

« 圣经里的‘启示录’中描述伟大导师的降临。一个天使出现在约翰(John)面前并透露，“见到一匹白马，骑马的那位，称为‘忠信和

真实者’…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叫作：“天主的圣言”…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

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Bhagavan Sri Sathya Sai Baba)是仁慈与爱的化身，许多宗教专著都这样地描述他。

一百个顶礼于他的莲花足前！

Om Sri Sathya Sai Parabrahmane Namah

Santhih , Santhih , Santhih

唵，向斯里沙迪亚赛无上梵顶礼

平静，平静，平静